

日本外史

十六

日本外史

和書門			
二	三	六	二
二	二	二	一
册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四	二	二	二
〇	二	二	一
函	册	册	八
七	架	架	號
架			類

二二二号

史傳載紀

新刊納本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3118
冊數	22 (16)
函號	140 116



淺草文庫

大正四年

日本外史卷之十六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中

秀吉之在關東也。遊於鎌倉。觀源賴朝塑像。進撫其背曰。若我友也。徒手取天下。唯有吾與若而已。然若承藉名族。不如吾起人奴也。吾欲遂略地至明。若以為何如。初秀吉為織田氏。徇山陽。請攻韓。及明。後常思成其志。明主嘗與足利氏修好。而韓兩屬其間。常奉朝貢於我。及足利氏衰。我西南海

盜數侵明境。明韓皆與我絕。而海賈互市不絕。我對馬島距韓甚邇。島主宗氏世置吏于韓。金山浦。至豐臣氏時。明民或有來投者。秀吉聞明主朱翊鈞失政。武備不具。益思窺之。其定畿內。以橘康廣嘗諳韓事。擢為使者。徵朝貢于韓。不得要領而返。秀吉疑其與韓有私。族誅之。及定西海。宗義智送款焉。秀吉命掌使事。將伐關東。遂遣義智與僧玄蘓往韓。會琉球入貢。秀吉囑其國求通於明。曰。明不聽我言。我當發兵伐之。琉球王尚寧告之明。

明不聽。義智至韓。韓王李昭乃使其大臣黃允吉。金誠一。隨而入貢。秀吉既至。自伐關東。見韓使者。乃命史作書以答之。曰。日本豐臣秀吉謹答朝鮮國王足下。吾邦諸道久屬分離。廢亂綱紀。阻格帝命。秀吉為之憤激。被堅執銳。西討東伐。以數年之間。而定六十餘國。秀吉鄙人也。然當其在胎。母夢日入懷。占者曰。日光所臨。莫不透徹。壯歲必耀武。八表。是故戰必勝。攻必取。今海內既治。民富財足。帝京之盛。前古無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滿百歲。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一 東 四
安能鬱鬱久在此乎。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
入于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
斯年。甲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諸藩後至者。皆在所
不釋。貴國先修使幣。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
率士卒會軍營。以爲我前導。因遣平調信。玄蘇與
偕。韓王得書疑懼。誠一以爲虛喝。王使之私饗二
人。探其情實。調信曰。我主欲通明。明不答禮。故欲
伐之耳。貴國盍居間和解之。誠一依違。玄蘇厲聲
言曰。今日之議。不得首鼠兩端。不欲講和。乃欲戰

耳。因辭訣返。韓始惧。稍修邊備。明亦聞之。申嚴海
防。天正十九年。夏。秀吉復遣義智責昭。在金山旬
餘。不得報。怒而返。秀吉志益決。秀吉初無子。先是
姬人淺井氏。生男鶴松。秀吉絕愛之。是歲。鶴松夭。
乃悲哀累月。心忽忽不樂。因屢出遊。以自遣。一日
登清水寺閣。西望謂從者曰。大丈夫當用武。萬里
之外。何自悒鬱爲。乃返。大會諸將帥。謂之曰。吾藉
諸君之力。平定海內。亦可以休矣。特諸醜夷有阻。
王化者。吾深羞之。吾欲以邦治委內府。而自將入

朝鮮以其兵爲先鋒。以入於明。彼拒我命。則擊滅之。遂自遼東直襲北京。奄有其國。多割土壤。以予諸君。使諸功臣皆厭其望。不亦快乎。我籌之已熟。事非甚難。諸君其能爲我出力耶。諸將帥聘貽相視。莫敢對者。浮田秀家進曰。殿下舉此無前之事。誰不努力者。衆莫敢異議。內府謂秀次也。秀次時爲內大臣。叙正二位。於是秀吉奏請遣諸將之國。各具兵食。命九鬼嘉隆造大艦數千艘。大廳聞秀吉赴海外。憂恐至廢寢食。乃議使秀家代往。而自

出陣肥前。以爲策應。乃大城于那古耶。建爲行營。十二月。分朝鮮地圖于諸將。部署其所嚮。分西南四道兵爲八軍。以嚮韓之八道。主計頭加藤清正將第一軍。攝津守小西行長將第二軍。鍋島直茂相良賴定。屬清正。宗義智。松浦鎮信。有馬義純。屬行長。兩軍迭爲先鋒。大友義統。黑田長政。將第三軍。島津義弘。毛利高政。伊東祐丘。將第四軍。福島正則。長曾我部元親。將第五軍。蜂須賀家政。生駒親正。將第六軍。小早川隆景。毛利秀包。立花宗茂。

將第七軍。毛利輝元將第八軍。別置水軍。以九鬼嘉隆。脇坂安治。加藤嘉明。來島康親。將之。秀俊將藤堂高虎。率大和軍屬焉。水陸九軍。總十五萬人。織田秀信。中川秀政。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吉隆。糟谷武則。片桐且元。與淺野左京大夫將游軍六萬。以備應援。而秀吉自以秀俊及德川公。前田利家。蒲生氏鄉。上杉景勝。結城秀康。最上義光。佐竹義宣。伊達政宗。南部信直等。畿內東北三道將士十萬自衛。以明年三月。盡會行營。秀吉乃上書

乞骸骨。讓關白職于秀次。自稱太閤。於是宗義智戒金山吏卒。稍稍引返。韓人來窺其府。闐然無人。乃驚恠。修守備益急。文祿元年正月。秀吉名加藤清正。賜之記幟曰。吾伐毛利氏時。先右府所賜也。名小西行長。賜之名馬曰。以驅突髯虜。清正素鄙行長。不相善。於是謂之曰。予用賜幟為號。子號何用。行長對曰。我起藥商。當用藥囊耳。自是益相隙也。二月二十八日。秀吉發京師。或曰。蓋以善漢文者從。秀吉笑曰。吾此行將使彼用我文耳。四月。至

安藝謁嚴島祠。投百錢。祝曰。吾而勝明。面者居多。乃投。皆面矣。衆大喜。蓋豫糊合兩錢也。遂至那古耶。諸軍會者。凡五十萬人。糧食稱之。於是先遣水陸九軍。發大礮。闕而揚帆。蔽海而渡。至于風本。阻風十日。風稍定。行長與義智素諳海路。潛拔其軍。不告衆先發。至豐崎。平明。諸將乃覺之。清正怒而發。風益甚。不得進行。行長促舵師。發豐崎。冒濤而進。十三日。達于金山。金山守將鄭撥出獵。聞警馳返。行長隨攻其城。立拔之。生擒鄭撥。遂分兵徇慶尚。

道。陷西生多大二浦。斬多大守將尹興信。問其捕虜以要害城寨。曰。東北有東萊。距此三十里。行長謂其衆曰。諸君戰疲。當休。然使東萊爲備。吾力不能下。而諸將隨至。則奪功於人矣。宜急擊取之。衆奮從之。乃進攻東萊。半日拔之。斬首千餘級。守將宋象賢不屈死。行長收葬之。進陷梁山。至鵲院。韓兵據險拒之。我兵攀山。廻出其背。韓兵顧而潰。韓巡察使金晬聞東萊急。自晉州來援。不及。乃諭諸郡縣避我兵。清正後行長二日。至金山。聞行長已。

前進。切齒曰。悔爲豎子所先。吾豈踐其跡乎。乃轉取別路。縱火慶州。走其守將。斬首千五百級。轉鬪而進。所向皆靡。秀家聞行長深入。謂其將佐曰。彼自我家起身。吾爭功而不援。使彼死於敵。不獨負太閤寄任之意也。乃踰次發舟。八軍相繼上陸。韓諸道競報警於國都。韓王命李鎰。申砮爲大將。使金誠一距慶尚右道。金玃距慶尚左道。行長方圍金海。黑田長政援至。刈禾填塹以陷之。引兵出左右道之間。絕其應援。進陷尚州。鎰已至州城北。覩

城中火起。遣騎來候。行長望視之曰。我且奪其膽。潛使銃卒伏橋下。銃之墮馬。鎰軍動。行長以大衆出。張二奇兵劫之。鎰駭走。歸申砮於忠州。砮收忠清道兵八千。欲守鳥嶺。聞尚州陷。不敢進。行長進至鳥嶺。視其險扼。使輕卒先行。周踐山谷。無敵。笑曰。朝鮮兵。不要我于此。吾知其莫能爲也。乃踰嶺。至丹月驛。分兵爲二。擊申砮于彈琴臺下。斬之。遂取忠州。而與清正會。諸將皆至。乃相見于城外。議進取其京畿。清正曰。攝津守多功矣。至攻國都。先

臣補外郎 卷之十一 一 魏田正本
鋒當見屬僕也。行長曰：吾與子並受約束，子何擅更之？對曰：子之不告而發，亦出約束乎？二人忿，欲鬪。諸將解之曰：大敵在前，何私鬪為？銅島直茂曰：太閤令二公迭為先鋒，今盍分道往。聞道有二，自南者遠，自東者近。近者有漢江之險，唯二公所擇。清正曰：吾寧取險而近者矣。議乃定。行長間使人先馳之漢江，奪其南岨舟。清正遂發，遇韓使李應舜于途，捕之。初，行長獲蔚山守將李彥誠，送書韓王招降之，使彥誠齎去。彥誠不敢自及，取尙州，乃

獲應舜，予之太閤券書，使返責彥誠之報。且名李德馨。德馨嘗接我使人者也。韓王乃遣德馨乞降。途聞忠州陷，使應舜先往，詞之。乃為清正所捕，遂誅之也。德馨走去，韓已聞李鎰敗，大怖，而猶屬望申砬。晦日，有騎馳入都門，民迎問。對曰：申總兵死矣。關白軍將來矣。都城大擾。王與世子夜駕奔平壤，告急於明。遣王子徵兵諸道，留都元帥金命元副元帥申恪，以舟師扼漢江。命元聞清正至，措疑兵遁。清正抵江，無舟可渡，立望北岨。久之，笑曰：敵

舟有鳧。是無兵也。令善泅者往取其舟。以渡。五月四日。至都城南大門。有兵守門。視其旗幟。皆小西氏號也。蓋行長渡驪川。走敵將元豪。先一日自東大門入。王已遁矣。清正益怒。居十餘日。諸將皆至。秀家自居國都。使諸將各圖進取。金命元退守臨津。呼申恪。恪不從。獨屯揚州。命元怒。恪違節度。請王誅之。會咸鏡南道兵使李暉來援恪。與浮田氏兵戰。大破之。而命元遂斬恪。王聞捷。遽赦之。不及。乃遣申砮及韓應寅助命元守津北。我兩先鋒與

長政合兵。軍津南。相持十餘日。伏精兵而佯卻。砮欲追之。其裨將劉克良止之。不聽。而渡。應寅亦濟。遇伏驚走。三將返擊。大破之。擒砮及克良。其兵死傷若溺者萬餘人。命元應寅走歸平壤。我軍乃濟。至安城驛。乃探鬪。定軍所向。行長得平安道。清正得咸鏡道。而長政得黃海道。皆引兵北入。而韓將李洸。尹國馨。金晬。以全羅。忠清。慶尚。三道兵五萬騎入援王城。至龍仁。見我兵壘山上。挑戰。我兵不出。已而暇其懈。出擊。大破之。當是時。自國都至金

山數十城。烽火相應。皆爲我兵所守。以與行營通聲息。秀吉乃遣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吉隆。引游軍六萬赴援。伊達政宗亦請而往。三奉行入韓。宣令褒功。行長旣徇平安。至大同江。遺書於平壤。復召李德馨。使平調信玄。蘓相見江中。招降之。議不諧。二人曰。若主策。導我伐明。不則併夷滅之。乃還。六月。韓王留左相尹斗壽。元帥金命元守平壤。而自走寧邊。欲入咸鏡。聞清正在焉。乃走義州。令右相柳成龍發兵益於命元。固守以俟明援兵。命

元與行長等夾江相持。伺我兵稍息。夜遣精兵濟襲之。行長叱衆起。令義智絕其後。擊破韓兵。韓兵亂淺而走。行長曰。是可亂也。舉軍從之。斗壽命元弃守走。行長入城。得韓積粟十餘萬石。使使還趣國都諸將。欲與俱西。曰。太閤志主伐明。今已取平壤。平壤以西。莫復支者。自鴨綠江至明北京。不過百餘里。吾之全軍。卷甲趨之。使彼不及備。可以得志矣。秀家與三奉行答曰。全羅江原二道未定。我未可深入。我水軍將循全羅而北。會于黃海。然後

水陸並進。是萬全之策也。乃分諸將守國都平壤間諸城。大友義紘守鳳山。黑田長政守白川。小早川隆景守開城。以備應援。行長日望水軍至。水軍諸將既發釜山。與慶尚右水使元均戰。破之。遂出全羅。藤堂高虎聞韓候船在唐島。以飛船赴之。奪其百餘艘。上島焚虜營。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以艨艟鬪艦數千艘。在巨濟洋。諸將集飲于毛利勝信營。議進戰。脇坂安治曰。先以大船巨炮挑戰。然後奪其船。加藤嘉明曰。是劫而去之。非挑而奪

之挑而奪之者。宜以小船示弱。及敵近決戰。不則太閤謂水軍將士不欲戰也。安治曰。此事至重。一敗則陸軍亦不能振。子胡猖狂乃爾。嘉明怒。高虎居間和解。勝信曰。諸公受命於千里海外。忠告不隱。務利公事。太閤多良臣如此。何憂於戰。因侑酒。酒數行。九鬼嘉隆曰。今夜三鼓解纜。旦日進戰。船之大小。隨宜耳。嘉明潛起如廁。招其軍吏。先期而進。比曉。以走舸三艘。直衝敵列艦。奪其二十艘。諸將繼進。舜臣卻我軍追之。入洋中。舜臣乃縱左右

翼以巨煩擊碎我船。來島康親死之。安治苦戰。其衆而退。舜臣因屯閑山。以距我水軍。我水軍是以不能合陸軍。陸軍亦未遂能進也。明主翊鈞聞秀吉兵入韓。則恐會其國西北邊有亂。大將李如松率諸軍屯寧夏。國都兵寡。明主召其大臣問韓當援否。大臣曰。和窺明久矣。而明之屏在韓。韓先被和兵。而明不援韓。且折而入和。和韓爲一分利於明。合兵戮力。以出遼東。則勢如建瓴。水于屋矣。顧韓民畏和兵。而心不服焉。我遣一將助韓王。以

招聚之。因其力以捍禦東北。是名以明援韓。而其實以韓援明也。明何患於和哉。明主從之。遣其將祖承訓。史儒筭。將援韓。而下書於琉球暹羅。爲侵和之勢。以縻秀吉。使其勿航海西北嚮。而大廳有疾。謂秀吉已航海也。憂疑疾篤。秀吉聞之。馳歸覲之。至則已薨。當是時。承訓。儒筭既入韓。二將皆遼東勇將。數與胡戰有功。甚輕和人。和人前掠明疆者。皆海盜。甲仗敝惡。明人初見之。以爲豐臣氏兵亦如此也。於是至嘉山。問韓人曰。平壤和兵。無乃

走乎。曰否。承訓舉酒祝曰。天使我成大功也。進舍順安。營未定。行長偵知。夜遣輕卒。劫其營。營亂。乃笑曰。此虜亦易與耳。明日自往。與明軍戰于安定。旗幟偉麗。人馬皆被鬼頭獅面。明馬駭。行長麾兵蹂之。儒筭下馬鬪。中丸斃。時霖雨。我兵迫明人於淖。擊麀之。承訓挺身而走。行長因投書韓王曰。王盍導我伐明。明當我兵。猶羊群放一虎。王所知也。今遼東既無明隻騎。而我舟師十餘萬。又來自西海。未知大駕將復何逃也。當是時。韓猛將精兵多

在咸鏡道。而爲清正所阻。不能來援韓王。清正之入咸鏡道也。虜安城民三人使先導。二人辭。清正立斬之。其一人懼從之。至永興。聞二王子遁咸鏡北道。則大喜。留直茂賴定守永興。而自以其輕兵日行數百里。至鐵嶺。踰而北。北道兵使韓克誠以六鎮曠騎。逆清正于海汀倉。北兵善射。憑平地馳突。我軍多步兵。不利。卻。會日暮。收入倉內。韓兵沓至圍之。矢下如雨。清正排倉粟爲城。發銃拒之。應手斃千餘人。韓兵退。上鐵嶺而陣。欲待旦戰。清正

夜分兵數千環敵而伏。旦大霧。克誠將下嶺。而我兵四面齊起。大破之。追北至鏡城。又大破之。遂擒克誠。縱火焚城。聞二王子在會寧府。驅而赴之。府韓極北也。行五十日至焉。府使鞠景仁懼。拘二王子。使人來乞降。且曰。府內食盡。王子不食三日。願賜之食。清正許之。欲自入城。將校皆諫曰。吾窺府內。虜人填咽。我以寡兵入。恐有變也。清正曰。虜何能為。吾已失王。不可又失王子。即有變。吾與王子決死。毋憾也。乃與十餘騎入城。令饋者數十人。

執一器隨而入。韓人危疑。張弓環清正。清正叱之。辨其無他。韓人不能解。清正自閱襟當箭。取印於懷。印紙示之。韓人捨弓拜。於是清正拘王子及其大臣黃赫金貴榮等。使人護送之。鏡城乃問景仁曰。朝鮮北境盡於此乎。對曰。然。曰。北隣何國。曰。元。良哈。清正乃以八千人進入其境。攻一城拔之。既夜。下令曰。勿釋甲。夜半胡騎大至。我兵力戰走之。清正曰。虜不意我至。我一捷足以報太閤矣。乃收其貨寶。引兵南還。胡騎躡之。清正自殿而退。終至

海濱西南望得高山韓捕虜曰富士岳也。清正下馬免胄而拜。謂其騎曰自吾辭太閤。謂日西北行矣。今望岳於西南。覺吾行遼遠也。乃歸。二十日至鏡城。八月韓王自義州遣李贄李元翼來攻平壤者再。行長輒擊卻之。王亦聞清正已略定咸鏡。恐其與行長并力來襲也。益告急於明。明既得承訓。敗聞舉朝震驚。大司馬石星說明主曰。秀吉兵乘勝而遠鬪。未可與爭鋒。且寧夏未平。復有事於遼東。不若且議和以紓禍也。因薦沈惟敬。惟敬越人。

慧黠有辨口。遊燕與燕倡家僕鄭四善。鄭四嘗在對馬。惟敬以故略知和事。徼幸富貴。其友袁茂嘗納女於星星。星因知惟敬名而與語大悅。遂薦之。於是明主以惟敬為游擊將軍。多資金帛。往說我軍。投書平壤。卑辭乞和。行長與宗義智見惟敬於城北。曰。明即欲和。宜使使濟海。因徵數條。惟敬盡順其意。曰。歸取報。五十日復來。乃請界平壤西北十里。和韓俱不相踰。行長許而遣歸。告狀於秀家。於是。我兵在平壤者。不復西下。而韓兵竊發諸道。沈

岱者募兵朔寧計復都城秀家攻而斬之鄭湛邊
應井亦聚兵全州筑紫廣門自慶尚入全羅與湛
應井戰熊嶺斬之而全州未下九月應井弟應星
敗石田三成于馬灘元豪敗蜂須賀家政于龜尾
浦遂攻毛利高政于春川高政伏兵擒豪遂定江
原鍋島直茂相良賴定在永興取德原咸興等七
城移守咸興清正自鏡城以諸俘虜還至蓮下會
韓兵二萬扼梁養山清正擊破之走其將梅天直
茂賴定迎之相見于橘中賀其無恙時己十月矣

清正返軍安邊乃修金山橘州諸城相與協心按
據韓人當是時諸將稟事秀吉使舸交於海中是
月秀吉復奏請赴行營天子詔曰征戎之事一任
將佐勿輕濟海秀吉拜謝而行十一月直茂以三
千人與韓將李希得兵三萬戰于咸興北走之斬
首千餘級清正盡收咸鏡二十二管遂議自北道
長驅入遼東未果行長亦以惟敬過期不至乃怒
下令軍中曰皆修行具吾將飲馬鴨綠江也義州
聞之荷擔而立韓王飛書告明明群臣議曰惟敬

說不可信。秀吉殊無退兵意。曩者以暑濕取敗。今天寒馬肥。宜出兵也。翊鈞猶豫未決。懸令有能獻奇計。復東藩者。購萬金。封伯爵。襲之子孫。莫敢應者。衆推少司馬宗應昌曰。應昌去歲上書言。秀吉必來。是知兵矣。翊鈞遂拜應昌爲都御史。經略東北。劉黃裳。袁黃。爲贊畫。而選將兵者。李如松。稱材武。天下無雙。會其平寧夏而旋。則拜爲大將。率六將軍。東拒秀吉。期以十一月發北京。獨大司馬猶持前議。復遣惟敬至平壤。伺秀吉意。惟敬留平壤。

城中與行長密定議以去。而如松等大兵已至遼東。惟敬要之於路曰。媾將成矣。和人約奔平壤。界大同江而退。如松方銳意立功。弗憚惟敬言。欲執而斬之。應昌等說曰。宜舍此。因怠敵而襲之。如松從之。率渡鴨綠。會降虜爲我耳目者。爲韓相所擄。發皆就拘縛。以故不知明軍至。二年正月朔。如松至肅寧。使裨將查大受先往順安。大受使人來告曰。沈游擊至。和議成矣。行長喜。亦使一將以二十人會順安。大受誘與飲酒。伏起。二十人搏戰。亡其

三人走還平壤。行長大驚。丹波人內藤如安爲行長侍史。冒小西氏稱飛彈守。於是行長命如安往詰如松。如松慰解遣還。而六日以諸軍薄平壤。行長與宗義智等急修守備。馳使告急於鳳山。使者未歸。如松已以先鋒攻含毬門。我兵擊卻之。其夜出襲李如柏營。不利。其明。明軍大至。如松攻小西門。如柏攻大西門。吳惟忠、駱尚志攻北門。祖承訓攻南門。承訓欲立奇功。償前敗。知我易韓人也。令其兵皆尚韓裝。故路阻不進行。長以爲韓人也。專

距西北。自率銃手擊卻如松。如松益用大礮、火箭、毒煙蔽城。我兵殊死戰。承訓則脫韓裝。露明甲。鼓噪而登。行長驚急。分兵拒之。而西北卽陷。行長退保牡丹臺。明軍四面攀堞。我兵力拒。刀鎗攢垂。堞如蝟毛。明兵死傷數千人。不能拔。退營城外。行長將木戶某說曰。鳳山兵不來援。吾以孤城抗大敵。終不可支。盍退合於諸將。以圖再舉。行長然之。卽夜潛率衆出城。至江。江水方合。蹈而渡。至鳳山。大友義紘已遁之國都。黑田長政在白川。聞敗。引兵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賴氏正本
迎行長代殿而退。明軍不敢追躡。終至國都。韓人聞之。所在並起。以應明軍。宋應昌等謀曰。秀吉將帥皆萃王城。而加藤清正者。懸孤軍。在咸鏡。聲聞不通。可虛喝而取也。使辨士馮仲纓以譯說清正曰。和無故攻韓。韓告急於明。明皇帝大怒。遣大兵救韓。復平壤。復開城。遂復國都。擒浮田小西。盡逐其兵。令琉球。暹羅諸國壓和境。而足下猶守韓。欲爲誰乎。皇帝聞足下高義。使使臣爲報告之。爲足下計。莫若速返韓王子。收軍歸和。否則明軍四十

萬。驅韓兵而東。直萃於安邊。足下雖欲服明得乎。清正使侍史答之曰。清正知奉國命而戰。不知聽明令而和也。歸語明主。我有敝甲凋兵。近苦無事。貴國來伐。已聞命矣。而咸鏡之途險阨。騎不可比行。卒不得成列。兵之來。日一二萬而已。吾迎而擊之。日殺一萬。四十日殲之。日殺二萬。二十日殲之。旣殲而西指。度遼破燕。奉大駕於海東。清正可以復命矣。仲纓走歸。當是時。明軍乘勝鼓行而東。國都將吏。令大同以東諸城。撤守來會。諸城皆聽命。

獨小早川隆景與毛利秀包立花宗茂弗肯曰吾輩竭力報國固在今日且明軍勝而驕易與耳三奉行促之甚急乃退未至王城三十里而軍明軍進入開城遂渡臨津查大受爲其先鋒值宗茂于礪石嶺宗茂擊破之斬百餘人如松乃盡引其軍而至隆景以三萬人邀擊于碧蹄館大戰良久宗茂與秀包橫擊之如松初以火器襲平壤一戰得志謂和兵不足復畏乃輕進不具銃礮以短兵接戰我軍兵銃刃利縱橫揮擊人馬皆倒莫敢當其

鋒我兵呼聲動天遂大破明軍斬首一萬殆獲如松追北至臨津擠明兵于江江水爲之不流如松痛哭徹夜聚敗軍退入坡州韓將相請其再進不肯時天雨冰釋如松託言坡州多泥不可爲營遂退入東坡二月猶雨明馬多病斃我兵縱火而進如松退入開城遣人還明稱病請代而韓人寇我者不衰我兵在幸州者亦爲韓將權慄所敗秀家等乃使使召清正清正平桶中寇斬首虜三千餘級與直茂賴定皆之都城明兵相驚曰清正自北

日本外史 卷之六 賴氏正本

日本外史 卷之六 賴氏正本

道繞襲平壤。扼我歸路。如松大懼。留諸將守臨津。而自退入平壤。秀吉使毛利秀元加藤光泰細川忠興等七將赴援。三月攻晉州。晉州城險。韓王之奔。置其重器。以精兵二萬守之。七將皆大敗。退入都城。都城傍有龍山倉。我兵仰食焉。查大受李如梅潛兵火倉。而金命元等軍臨津南。絕我糧道。已而我與明軍皆大疫。三奉行以糧竭。欲退守釜山。光泰曰。糧竭寧食砂。國都不可弃也。清正亦爭之曰。吾以孤軍破強胡數萬。明韓兵何足為意。何不

奪其糧。三成曰。公宜往奪。不得取助於人。清正曰。諾。即夜以手兵襲明軍。奪糧而還。時如松使沈惟敬計和。惟敬赴北京。報曰。秀吉欲封日本國王。如足利氏故事耳。因與石星定議。來韓都城。厚賂行長曰。太閣歸韓俘。則割慶尚全羅忠清三道。封為王。行長等素不學。不諳封王故事。以為王於明之謂也。欲許之。已而知其非。惟敬巧彌縫之。清正不可其議。行長與三奉行皆懷歸。乃報秀吉曰。明人欲尊殿下為皇帝。秀吉乃許和。惟敬請解都城兵。

諸將乃焚城更殿而東。如松乃肯進。韓相桺成龍請尾擊之。乃遣李如柏等萬餘人覩我陣整不敢逼。諸將至慶尚起蔚山東萊金海巨濟等十八屯。以竅秀吉令。明主以孫鑛代宋應昌。遣劉綎吳惟忠等分守星州居昌諸城。而使謝用梓沈一貫沈惟敬來謁秀吉于行營。秀吉饗明使者還之。遣小西如安與偕。放還清正所俘二王子大臣以下。以大友義紘不救行長。罰奪其封。遂令在韓諸將屠晉州以償前敗。六月諸將合兵圍晉州。城兵益熾。

我軍填壕蒙竹楯仰攻城上矢石如注。清正造龜甲車牛革包之。載以死士穿城足樓櫓崩圻。清正與黑田長政先登。諸將繼之。斬城將徐禮元金千鎰等。虜六萬餘人。夷城池而返。醢禮元首獻之行營。仍屯故地。韓主大驚。訴之明。李如松令沈惟敬來見行長曰。公等許和未十日。有晉州之事。何也。行長怒曰。汝請和而明兵入韓者益衆。何也。惟敬語塞。去至北京。請石星名還如松以下。獨留劉綎吳惟忠等萬人。明主疑如安不敢納。舍之遼東。秀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賴正
吉亦以如安久不還。意惟敬欺已。日夜謀議軍事。黑田孝高私語同僚曰。吾聞外征諸將。有威無恩。所過無不殘滅。夷民逃匿。野毋青草。是得其地。果何益哉。且聞兩先鋒爭功相鬪。法令牴牾。衆莫知所從。而浮田宰相不能制之。夫浮田非統御之才也。能堪此任者。非德川則前田。若孝高而已。秀吉側聽而首肯之。已而大名諸將。會議行臺曰。朝鮮之事。如今日狀。則何時定乎。迺公不可不自往也。吾留家康使守吾邦。無復所顧慮焉。今舉國內兵。

雖少猶可得三十萬。因顧諸將曰。利家汝將五萬。曰。氏鄉汝亦將五萬。吾親將十五萬爲中軍。左右汝二人。掃蕩朝鮮。直入于明。疾具兵艦。吾意決矣。德川公弗懌。謂利家氏鄉曰。二公擢于群中。榮孰大焉。僕少小事弓馬。今雖老矣。猶足以當一面。何居守爲。二公幸推輓之。彈正少弼進曰。德川公勿復言。臣視殿下近狀。彼爲野狐所憑。爾秀吉怫然扣刀而踞曰。吾爲狐憑。有說乎。無說則死。少弼對曰。有說也。饒使無說。臣固不辭死。且如臣等頭。雖

到十百。何足惜乎。顧天下纔定。瘡痍未愈。人人希
休息無爲。而殿下乃興無故之軍。以殘暴異域。使
我父子兄弟暴骸骨於海外。哭泣之聲四聞。加之
漕轉賦役之相因。所在盡爲荒野。當是之時。殿下
一舉趾。則六十州之寇賊。雷動風起。雖有德川公。
安得鎮定之乎。是其所以願外征爾。臣恐殿下舟
師未達金山。而根本之地。已爲他人所據。是勢之
最易覩者。使殿下有平昔之心。豈有不察於此。不
察於此。故謂之狐憑耳。鄙語曰。鼈欲啖人。反啖於

入殿下之謂也。秀吉益怒曰。狐乎鼈乎。吾且舍諸。
以臣罵君。不可舍也。將拔刀斬之。利家氏鄉進擁
之曰。臣等在此。苟欲行誅戮。不必勞親手。因斜睨
少弼曰。可去矣。少弼乃徐起還舍。待罪數日。有上
變事者。肥後賊梅北舉兵。取佐敷城。秀吉大驚。急
召少弼。謝曰。吾甚慙於汝也。命汝兒幸長爲大將。
往定肥後。因命德川公。以其將本多忠勝助之。未
發。肥後人斬梅北來獻。乃止。命少弼按定其國。減
韓戍卒。八月。淺井氏復生男。秀吉大喜。使前田利

家攝軍事而自歸大坂。命所生男幼字弃丸。長曰秀賴。韓王乃敢歸都城。清正喪其俘。心甚弗懌。又知和議必不成。十一月進攻安康。大破之。虜尤畏清正。呼曰鬼上官。時韓野多戶。虎豹群至。我將士留戍者。因大獵之。殺獲無數。檻其尤大者以獻焉。三年正月。大城于伏見。興卒二十五萬人。將帥萬石以上。皆助役。三月。秀吉與秀次及德川。前田諸將遊吉野。四月。浴有馬溫泉。是年。加藤光泰卒。初石田三成以韓都之議不合。隙光泰甚深。遂毒之。

也。嗣子貞泰猶幼。徙邑美濃。以甲斐賜淺野氏。當是時。韓戍未徹。韓主數促明定和。十月。明主名如安。石星命沿道供帳。十二月。至燕。星就并於其館。待以王公禮。厚賂之。使曲成其媾。如安諾之。居數日。明主延見之。如安騎而入。至闕。衛士呵下之。如安昂然不下。入見明主。明主令諸將相大臣會于左闕。悉問秀吉意。如安所答。勉副星意。明乃定封王議。遣正使李宗誠。副使楊方亨。以沈惟敬為導。惟敬歛望。且難星曰。前約七事。今止封冊。事必不

成。星弗聽。如安與三使皆發。四年二月。蒲生氏鄉卒。幼子秀行嗣。尋徙之下野。以會津封上杉景勝。三月。伏見城成。秀吉徙居。以疎明使者。置淺井氏于淀。世呼淀君。淀君既生秀賴。而秀次無避位之意。以故秀吉城伏見。欲以讓秀次。而予秀賴以大坂也。秀次爲人頑放。其留守聚樂。淫虐日甚。漁色不論貴賤。右大臣晴季女新寡。而有孤女。秀次并取母子嬖之。上皇崩而數日出獵。手又近臣。夜出戕行人。自櫓上銃人爲戲。至欲剖孕婦。世呼曰殺

生關白。以殺生與攝政音相近也。田中吉政爲其傳。數諫之。乃託事遠吉政。秀吉之再赴行營也。外議以爲秀次當代行。而殊無行意。黑田孝高說之曰。殿下之威靈可謂甚矣。文武之轂相擊于門。天下士民視其喜怒。以爲慶弔。殿下知其故乎。秀次曰。吾爲關白故耳。曰否。殿下不以太閤爲叔父。則能得爲關白乎。太閤年已六十。猶枕甲而眠。而殿下恬然獨縱嗜慾。何不自省乎。夫位極乎人臣。而望不厭於天下。怨之所萃。姦之所乘也。臣竊爲殿

下危之。爲殿下計者。宜赴那古耶。代統軍事。太閤已倦兵事。必喜許之。立功自固。誰得動之。願殿下熟思之。蒲生氏鄉亦勸其濟海。自請爲其先鋒。秀次皆弗納。有流言。關白謀反。秀吉弗聞。及秀賴生。秀次自疑被廢。益不聊賴。石田三成。增田長盛。與之有郤。希秀吉旨。數惡之。初常陸介木村重茲。有寵於秀吉。而爲三成奪其寵。乃結於秀次。秀次自知取怨多也。每出遊。輒具鎧仗。又厚贈諸侯伯。而與之誓。三成長盛。因證其有反形。七月。秀吉使三

成長盛及前田玄以就詰問之。秀次大駭。獻誓書。七通。秀吉意稍解。翌夜。重茲乘婦人車。入聚樂。盡漏而出。三成偵知以告。比曉。秀次促德川氏嗣子使朝參。欲因劫爲質。嗣子走歸伏見。毛利氏亦獻秀次所擬誓書。秀吉大怒。使使召秀次。秀次愛將吉田修理。請假萬人。夜襲伏見。弗聽。遂赴謁。不許見。命放之高野。附僧興山監守焉。興山南征時。首納款者也。於是奏請削秀次在身官爵。廢爲庶人。三成勸遂殺之。潛諷興山促其自裁。秀吉遂遣福

島正則就賜死。然冀興山乞其命也。正則還。獻秀次首。秀吉愕然曰。山僧無情。三成請而梟之京師。併其妻兒姬妾三十餘人皆斬之。瘞之一坎。名曰畜生塚。毀聚樂。徙諸邸第于伏見。名賞吉政。分秀次地于福島。正則以清洲。誅夷木村重茲以下。重茲有遺腹子曰重成。其母嘗乳養秀賴。以故秀吉名祿重成。任長門守。以隸於秀賴。三成既誅重茲。遂誣伊達。最上氏黨秀次。有匿名書曰。伊達最上欲分豐臣而霸。秀吉笑曰。是怨家所為耳。乃皆釋

三十一

之。淺野左京大夫書記芹川藤助者。亡命歸三成。三成使偽作舊主通聚樂書上之。因發兵圍淺野氏。前田利家為白其寃。秀吉捕鞠藤助得實。乃還於淺野氏。礫之。先是。大納言秀俊卒。秀俊亦昏暴。嘗觀蜻螟瀑。命左右自投于湫。左右與之俱沒。無嗣。國除。以郡山予增田長盛。以藤堂高虎為今治城主。當是時。明三使已入韓境。疑懼不敢進。請我撤兵。諸將不得已。約戍于金山。未肯濟海歸。李宗誠貴族子。日夜思歸。惟敬因欲逐而代之。慶長元

年正月。小西行長歸告和成。惟敬私從之。以地圖兵書蟒服。及燕代良馬三百匹。獻秀吉而去。怵宗誠曰。和敗矣。秀吉兵將來執我輩。四月。宗誠遁去。楊方亨問計於惟敬。惟敬曰。有兩語。汝慎記之。舉我大明奉承日本而已。明主遂以方亨為正使。惟敬副之。多出金帛資惟敬。齎封冊促往。因令韓發使韓以和議未固。依違不從。獨使黃慎。朴弘長從之。刻日發。五月。秀吉以秀賴朝見。詔叙秀賴從三位。任右近衛中將。六月。明韓使者濟海。我諸將乃

留兵金山而凱旋。行長嫉清正。清正惡於三成。而行長善之。與俱譖之。清正至。伏見秀吉。不許見。乃就增田長盛請申救。長盛曰。子宜謝於治部。清正曰。吾死不能。乃歸第。踈命。七月。京畿大風霾。地大震。伏見城壞。壓死數百人。清正曰。吾寧犯罪。不可坐視。乃從卒二百入省。秀吉。秀吉與夫人席地而坐。目清正呼其幼字曰。阿虎。若來何速。清正因前訴冤。畫地而語。陳其軍勞。秀吉顧謂夫人曰。彼肥皙丈夫。今至自朝鮮。何驚且悴也。乃命守其門。三

成以下踵至。不得入。有傳命者。特納三成。清正大
 聲令其卒曰。使短小佞豎入。旦日。秀吉名見清正。
 推問海外戰狀。泣下曰。阿虎襁褓育於我。乃類我
 也。遂愛遇如故。時震仍不止。德川公夜率兵入衛。
 秀吉曰。不知皇宮何如。吾當與卿省焉。乃遽出。從
 者未屬。德川公以其兵擁之而行。道路昏黑。德川
 公從者有掣其袖者。公不敢顧。秀吉談笑而行。脫
 刀授之曰。吾老矣。覺刀之重矣。以煩卿也。公不敢
 執。乃授井伊直政。已而秀吉從兵踵至。遂入朝。還

過方廣寺前。見大佛倒裂。罵曰。我為若不憚勞費。
 將使若濟度衆生。今已身且不能保。何負我也。因
 呼弓射之。還乃修伏見城。更作牙城于木幡山。八
 月。明韓使者共至界浦。二十九日。造伏見。秀吉使
 栢川調信責韓使者曰。吾收兵。而汝國未獻三道。
 今又不使王子來謝再造之恩。乃遣微者辱我。我
 不許汝入見。二使因行長謝。弗聽。九月二日。使毛
 利氏列兵仗。延明使者入城。諸將帥皆坐。頌之。秀
 吉闕幄而出。侍衛呼叱。二使慄伏。莫敢仰視。捧金

印冕服。膝行而進。行長助之畢禮。三日。饗使者。既罷。秀吉戴冕。被袞衣。使德川公以下七人各被其章服。名僧承允讀冊書。行長私囑之曰。冊文與惟敬所說。或有齟齬者。子且諱之。承允不敢聽。乃入讀冊于秀吉之傍。至曰。封爾爲日本國王。秀吉變色。立脫冕服。拋之地。取冊書。扯裂之。罵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何待髯虜之封哉。且吾而爲王。如天朝何。乃名行長。誚讓曰。汝敢欺罔我。以爲我邦之辱。吾將併汝與明使者。皆誅殺之。行長股栗。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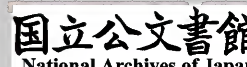
罪於三奉行。出書牘數通爲證。承允亦救解之事。纔得止。而秀吉怒未釋。卽夜命加藤清正。大谷吉隆。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逐明韓使者。賜資糧遣歸。使謂之曰。若亟去告而君。我將再遣兵屠而國也。遂下令西南四道。發兵十四萬人。以明年二月。悉會故行臺。柳川調信私囑黃慎曰。太閤意已決矣。速獻三道。使王子來謝。不則貴國復被禍矣。惟敬猶疑其虛喝。已而見沿道治兵狀。則大驚奔去。秀吉初養夫人姪秀秋爲子。出嗣小早川氏。於是。以

爲大將。以浮田秀家。毛利秀元副之。以黑田孝高充其參謀。以清正行長充其先鋒。使行長立功自償。諸將皆前役所遣。已諳海外事宜。以故秀吉不復親出。自居伏見。遙授方略。置吏于那古耶。以司諸道糧運。二年正月。明使者至。明佯報秀吉受封拜舞和議全成。因私賁海外珍寶。號爲日本幣物。已而吳越將吏上變。告曰。秀吉先鋒加藤清正已擁二百艘上機張矣。明主因詰方亨。得實。乃誚惟敬。惟敬慚謝。因曰。秀吉責韓而已矣。不久將去。明

不信。乃戒東北守備。復大募兵。遣邢玠。楊鶴。麻貴。楊元。劉繼。董一元等。率而東下。諸將皆以智勇聞其國者也。我兩先鋒已濟海。并其戍兵。行長軍金山。清正自機張。攻梁山。陷之。軍于西生浦。韓人懲創前役。逃竄駭散。清正榜諭之曰。太閤命吏責問朝鮮王。屯兵東邊。以俟其報。汝民各安其居。勿敢擾亂。二月。孝高奉秀秋至金山。因山海之勢。列壘寨。聯舟艦。以爲根據之地。出令禁暴掠。而諸道望風潰奔。時韓地荒廢。無糧可因。我海運亦未達。諸

將以故不輒進。聲言朝鮮獻三道如約。乃止。不復
深入。韓王使李元翼守鳥嶺。而自奔海州。告急於
明。明君臣歸罪於石星。奪其官。且議曰。割地之議
出於惟敬之託言。忠清韓之府藏。全羅慶尚韓之
門戶。皆其重地。而明之海路。亦恃為藩屏焉。今予
之秀吉。秀吉以為取韓犯明之資。彼之舟帆。晨發
夕至。天津登萊。非明之有也。因宥惟敬。使往更為
說。以弭和兵。清正行長使人返告韓。不獻地。秀吉
報曰。當俟韓穀熟。進入全羅。以攻諸城。必攻破而

後已。且戒行長等曰。前使我不得志者。全羅水軍
也。此行必報之。惟敬在南原。明主數責其効。韓人
亦指目之曰。是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罔明欺和。
而使韓受其弊。惟敬大窘。又聞石星已下獄。則恐。
因度以為行長主和。清正主戰。不若先退清正。因
遺書清正曰。二國構和。將歸無為。而足下勸太閤
敗之。明主命刑總督。以精銳七十萬。將首擊足下。
足下速請和弭兵。不然禍不旋踵。清正答書曰。吾
每病朝鮮兵羸弱不足與較。今當明軍作一快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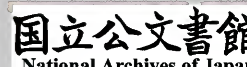


吾所願已。惟敬得書。不知所爲。乃因行長欲投歸於我。行長許之。刑玠在遼東。聞之曰。彼入日本。必爲我腹心害者。乃令揚元伏三千人。要其走路。捕之。尋被誅。而我與明遂絕。明軍已至全羅。揚元在南原。陳愚衷在全州。韓將元鈞在閑山。唐島水陸相援。以守全羅。七月。我水軍諸將議攻唐島。藤堂高虎。脇坂安治先發。韓以數百艘逆擊。高虎。安治親揮鎗力戰。加藤嘉明後至。遇敵一大艦。艦上列卒。張弓持滿擬之。嘉明拔刀躍入其艦。敵不敢發。

嘉明立斬數人。遂奪其艦。諸將因奮擊。大破之。元鈞收兵守閑山。而明將楊鎬。麻貴等繼至。韓令鈞進擣金山。初鈞與李舜臣。並將水軍。行長間使人告韓曰。清正首敗。媾吾深嫉之。今孤軍先濟。宜襲執之。韓王乃命鈞舜臣。舜臣不肯。鈞劾其逗留。王名舜臣。下之獄。鈞於是獨將。及受此命。不得不自進。乃合水路諸軍。赴金山。行長聞之。八月。伏兵于加德。以舟兵逆擊于絕影島。會日暮。風濤大起。我軍佯退。鈞縱兵冒濤而進。比至加德。飢渴。下舟取

飲伏兵起。行長返之。夾擊大敗鈞軍。鈞逃至巨濟。行長復夜襲之。遂斬鈞。乘勝西向。連陷南海。順天。自豆耻津上陸。而清正兵自西生浦。歷慶州。入全羅。諸城望其旗曰。鬼上官至矣。不戰而潰。清正進與行長合。攻黃石城。陷之。守將郭越。趙宗道等皆死。我軍乃二道並進。清正從雲峰。浮田秀家繼之。行長從密陽。毛利秀元繼之。兵各五萬。會於南原。韓元帥權慄。軍雲峰。望清正軍。弃守而逃。我諸將使島津義弘。加藤嘉明。絕全州援路。而合軍入南

原。投書揚元約戰期。元高壘深塹。悉衆捍禦。諸將疾攻兩晝夜。已而退兵。窺城兵倦且息。則復進。伏卒一面。而三面填塹。踏藉而登。元在帳中裸跣走。其所率遼東突騎數千。爭門馳出。伏兵要之。奮刀斫馬足。適月明。明騎莫得脫者。韓將李福男等皆死。我軍進向全州。州民素苦陳愚衷。徵求及聞南原陷。皆遁走。明兵阻之。多為韓人所傷。愚衷遂弃城走。會麻貴遣牛伯英等援南原。不及。與愚衷合兵。軍于公州。我諸將因糧於全州。終議入國都。韓



王聞水陸軍皆敗。謂鳥嶺之守無益也。使李元翼引兵徑出忠清。以沮我軍鋒。復起李舜臣。紆三道水軍。舜臣至錦島。與我將管正陰遇于碧波亭下。以大礮乘潮來攻。正陰敗死。舜臣因與明水軍將陳璘軍古今島。以扼我水軍。而我陸軍一隊以秀元爲將。黑田長政爲先鋒。進迫國都。九月。軍于全義館。擊明將解生于稷山。明將楊登山。牛伯英來衝我陣。長政將後藤基次。栗山利安。揮鎗拒之。殺傷相當。登山伯英退。與生合。濟川斷橋。我兵絕流。

而渡。擊走之。明軍復大至。長政將母里友信。原種良等。力戰。秀元亦至。擊卻明軍。於是明軍在國都者。不敢出。我軍亦持重不進。天漸寒。十月。清正退守蔚山。行長退守順天。諸將連營。與金山相爲聲援。明乃遣李如梅來取谷城。遂攻毛利秀包于星洲。不能取。秀包亦以兵少。退守求禮。十一月。刑玠入韓。聚議都城。以爲和兵持重。若待秀吉親濟者。其志不在小。宜及今擊之。會明諸道募兵皆至。乃分爲三。李如梅將左軍。高策將中軍。李芳春。解生。

將右軍。明三十三將與韓七將。分屬三軍。以楊鎬。麻貴。絞之。糧餉火器。皆極豐備。期以十二月進攻焉。我諸將聞之。益修城壘。清正巡視西生諸寨。而留裨將加藤清兵衛。與毛利氏援卒。俱修蔚山。明諸將議曰。秀吉諸將。清正最勇悍。先克清正。則餘從風解。乃聲向順天。以牽行長。而諸軍會慶州。留高策于彥陽。以絕金山援路。而李如梅。解生等皆萃于蔚山。蔚山土木未竣。其役卒駭明軍至。入告清兵衛。清兵衛出戰。陷伏大敗。入城嬰守。淺野左

京大夫率毛利氏將太田政信。穴戶元繼等。將往蔚山監役。行至彥陽。與高策夾嶺而舍。未相知也。比曉。我斥兵上嶺。為明先鋒所獲。我軍乃覺。政信元繼說曰。衆寡懸絕。不若疾走入蔚山也。大夫曰。幸長提兵至此。未覩明人之旗而逃。何面目復見大閤哉。公等欲走。即走。吾當死於此矣。乃遣其將太田岡野龜田森島四人。率銃隊進。逆擊明先鋒。卻之。大夫在高阜。望見策軍踰嶺也。恐其戰沒。使人名還之。不肯奮擊。斃數百人而死之。獨龜田脫

歸獻所獲甲首。且曰。明兵之衆。望之無際。請君速退。大夫怒曰。吾豈聞衆而退哉。自揚徽號。麾衆而進。將士覩之。爭赴明軍。大夫身被十餘創。猶進不已。龜田力諫。使二從士回其轡。而以刀鞘鞭馬。馬奔蔚山。策兵追躡。岡田某。福永某。返戰而死。清兵衛望見。出城迎入。元繼爲明軍所隔。自間路入島山。島山。蔚山別堡也。時楊鎬。李如梅等。已破蔚山外郭。大夫代清正率厲將士。嬰壁守之。明兵以大夫爲清正也。欲必獲之。攻擊甚急。大夫自放銃。無

不命中。時開門突戰。殺傷過當。二城之間有川。李芳春。解生。泛兵艦以絕之。城兵銃破其五艘。溺數千人。而敵勢不衰。麻貴。茅國器。鼓衆攀壁前者墜。後者登。晝夜不歇。城兵欲告急於清正。清正時在機張。相去三日程。敵衆充塞道路。大夫曰。誰可往者。近臣木村某奮請往。大夫壯之。予以善馬。已出門。明兵麇集。木村一騎。馳突萬衆中。一日一夜。達機張。見清正告急。清正大驚。投袂而起。左右或止之曰。蔚山以孤城當大敵之衝。而我寡兵援之。終

不能保。不若弃之也。清正曰。彈正囑我曰。緩急幸
援我兒。今饑之敵。何以立天下。乃率見兵五百人。
人負糧食。登舟赴援。與明候船。戰江中。走之。清正
自蒙銀鑿鑿杖。雉刀。立船首。指麾士卒。明韓諸軍
指目。莫敢近者。遂入蔚山。鎬貴謂將士曰。清正定
入城矣。猶檻虎而刺之也。明日。合諸軍。蟻附而上。
清正令士卒。投大石巨材。擊卻之。卽夜。與數百騎。
襲明軍。大獲而還。敵更起飛樓。以火箭佛狼機。百
道並攻。城壘震裂。清正與大夫。堅守不屈。鎬貴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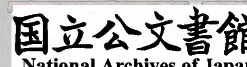
其不可力取。乃下令休戰。合圍十晝夜。斷我汲道。
城兵飢渴。皆嚼紙煎壁土。刺馬飲其血。馬盡。乃飲
溺。夜出城外。搜明人尸。取其所佩糗糧牛炙食之。
天大雪。士卒瘡疥。有墜指者。而清正意氣自若。益
修守具。用銃及紙礮。日斃明兵數百千人。鎬貴夜
設伏。而曉焚營。退走數里。以誘城兵。城兵欲追。清
正不許曰。彼舉火以退。退不設殿。不以夜而以曉。
是將誘我而殲之也。久之。明伏稍稍出。終復圍之。
浮田氏卒有亾在明軍者。呼語城上人曰。楊經理

願媾和。欲與加藤公面議之。期城外百步相見。清正欲往。大夫曰。敵情不可測。公受太閤命。爲一方重寄。勿輕出貽笑外國。雖然。不出示之怯也。度彼未識公面。僕請爲公代行。衆遂兩止之。故紆會期。以俟我援兵至。黑田孝高在梁山。使使告金山曰。蔚山急矣。卽陷。諸城隨之。不可不趣援。諸將然之。豐臣秀秋。毛利秀元。黑田長政。加藤嘉明。森忠政。蜂須賀家政。藤堂高虎。其子高良。脇坂安治等。將騎卒五萬。自彦陽。昌原。分道赴援。而行長自海上。

會之。三年正月。秀秋等至彦陽。擊破高策。與昌原軍皆赴蔚山。行長益裝空艦。蔽海而至。揚鎬聞我軍自二面至。挺身先遁。麻貴。解生等。乘夜解圍。長政使後藤基次。晨出候軍。得一馬。鞵于水涯。返報曰。是日本制。我兵已有騎渡者。不可後矣。長政卽馳躡明軍。藤堂高良等。揮槍繼之。清正與大夫。乃開門合擊。敵衆崩駭。獨其將吳惟忠。茅國器。殿而回戰。吉川廣家奮擊走之。明軍大走。遺弃糧仗。蔽野。諸將之救蔚山也。明候我空虛。一軍襲梁山。爲

黑田孝高擊卻之。一軍襲金山。浮田秀家使立花宗茂邀于般丹。燒而走之。明主得蔚山敗聞。與其下議曰。是役也。謀之經年。傾海內力。加以全韓之兵。期於必克。今乃如此。罪當歸經理。乃罷揚鎬。以萬世德代之。與鄧子龍。張芳藍。芳威等。率楚兵。往助刑玠。秀吉得蔚山捷聞。賜手書於清正。賞之。為餽糧食。三月。秀吉携秀賴及夫人以下。遊醍醐。命前田玄以掌供帳。務使豐盛。勿有遺憾。四月。遣使諭諸將。留秀秋。行長。清正。及島津義弘。黑田長政。

左京大夫等十餘將。其餘盡罷歸。其留者。分為四屯。秀秋守釜山。而蔚山在其右。清正守之。順天在其左。行長守之。泗川在其前。義弘守之。四城兵。凡十萬。明兵亦可十萬。世德與刑玠議。令李如梅當義弘。劉綎當行長。麻貴當清正。陳璘以水軍出其後。已而名如梅。以董一元代之。相持未戰。是月。秀賴進從二位。為權中納言。五月。秀吉有疾。六月。外師罷者至。乃名見慰勞。論其賞罰。七月。秀吉疾篤。名德川公諭之曰。外國未服。而吾罹此疾。吾死則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一 賴氏正本
難作。非卿莫以定之。吾今日以天下托卿。卿爲我
努力。秀賴幼弱。亦煩卿保護。至其成長。當立。與不
當立。一在卿之心。德川公歔歔曰。殿下百歲之後。
孰不奉嗣君者。雖然。人心不測。殿下宜運其神筭。
以建萬世之安。家康不才。不敢當重任。曰。吾孰思
之。莫若卿者。卿勿避也。德川公固辭而退。秀吉遂
召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告之。二人諫曰。殿下百戰
取天下。而一日予之他人。是胡爲也。今天下猛將
謀臣。無不被殿下恩者。其於輔嗣君何有。於是定

大老奉行。奉行五人。如故所置。德川公及前田利
家。毛利輝元。浮田秀家。上杉景勝。爲五大老。以中
村一氏。生駒親正。堀尾吉晴。爲三中老。小事決於
奉行。大事決於大老。大老奉行。或有不協。則中老
居間和解之。使片桐且元。小出秀正。傳秀賴密囑
二人曰。吾起人奴。至爲關白。孰非國恩哉。吾與明
構兵禍。結弗解。吾深悔之。彼聞吾死。或大舉來報。
國朝自古未曾受外國侵辱。及我時受焉。吾深耻
之。是吾所以托國於家康。至我家存亡。未暇恤也。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雖然家康必不負我。汝輩謹保護秀賴。莫使生釁
隙焉。又使木村重成。薄田兼相。渡部尙。副二人分
親兵爲七隊。以速水守久。伊東長次。青木一重。真
野宗信。中島氏種。野野村吉安。堀田正高。爲隊長。
馬標旌旗。盡傳之秀賴。使毋衣騎郡良列。卒將津
川左近掌之。八月。盡會大老奉行以下爲誓。誓曰。
虛心協謀。務輔嗣子。勿樹私黨。勿忘公義。勿變更。
勿漏泄。勿不告而結婚。勿不告而交質。嗣子六歲。
未能親政。前田保之於大坂。而德川視事於伏見。

封邑行罰。皆俟嗣子之長。命淺野彈正石田三成
曰。汝赴朝鮮。收我兵。不能收。則遣家康。家康有不
可往。則遣利家。二人遣一。雖有百萬敵。不能尾也。
十三日。疾大篤。將瞑。已而張目曰。勿使我十萬兵
爲海外鬼。言畢而薨。年六十三。群臣秘喪。使前田
玄以密葬之于阿彌陀峰。九月三日。德川公與諸
侯盟。無貳於嗣君。遂使淺野石田以遺命赴肥前。
密召在韓諸將。諸將之與明軍相持也。明兵益至。
刑玠萬世德。促諸軍進攻。劉綎患順天帶山海不

可近。則思沈惟敬所爲。欲誘而取之。遣間使來告。行長曰。先鋒嚮與我國盟矣。因清正誑惑關白。復致有今日。今兩國兵老。吾欲親與先鋒會。以成前盟也。行長不信。瞰縱單騎候於道。則信之。將出赴會。而我兵降在縱部者。爲泄其謀。行長驚還。縱恚而來攻。行長擊卻之。清正亦竣蔚山役。糧多兵勇。人思一戰。九月。麻貴至温井。懲前敗。堅壁不敢出。清正屢出戰。擊走貴兵。立花宗茂在釜山。自請以五百人往救清正。值明五千人于元瀆。乘曉霧薄。

擊克之。遂追北。或以衆寡不敵止之。宗茂曰。敵馬足亂。可追。不追。視我寡也。追擊復克之。既舍。逸明囚。設五伏以待。曰。吾乃視寡而誘之也。夜半。明兵來襲。伏起。復克之。明日。未至蔚山數十里。與清正夾擊麻貴。大克之。是時。義弘及子忠恒。在新寨。與董一元。夾晉江而軍。茅國器。聞島津氏與豐臣氏爲宿仇。以爲可間也。乃作檄數秀吉罪。遣辨士以搖義弘。義弘叱而卻之。國器又說一元曰。義弘築望津。東陽。泗川。永春。昆陽。金海。固城。新寨。八壘。勢。

如長蛇。望津其首也。擊其首。餘易制耳。一元然之。會明捕虜郭國安在望津。送款於一元。約為內應。舉火為信。至期。國器引兵臨江。我兵亦出寨臨江。已而寨中火起。吾兵顧而救之。明兵乃渡。陷望津。忠恒在新寨。欲赴援。義弘曰。未可。望津兵退守泗川。而一元已分兵襲永春。昆陽。燒其積聚。悉軍渡江。遂乘夜襲泗川。我守將出戰。斬明驍將李寧。盧得功。潰圍走新寨。忠恒復請赴援。義弘曰。未可。一元已取數壘。而島津氏不出。意甚輕之。進燒東陽。

倉。火晝夜不滅。遂向新寨。國器止之。勸先攻金海。固城以奪其羽翼。不聽。十月朔。一元合兵。以國器及葉邦榮。彭信古為先鋒。以藍芳威為後軍。攻新寨。自卯至巳。以木砲摧大門及城牆。薄斬拔柵。城兵殊死戰。會砲炸。烟焰四迸。明陣亂。義弘目忠恒曰。可以出矣。忠恒唯而起。與數千騎闕門直衝明陣。明陣皆披靡。而國器邦榮以萬人橫入于城。義弘豫勒五千人迎擊走之。芳威望見先走。明軍遂大潰。義弘忠恒追奔逐北。斬首三萬餘級。明兵爭

走相擠。伏尸二百餘里。我軍以亾糧。不復窮追。追至望津。乃還。而秀吉之訃適至。諸將潛相告言。稍治歸裝。而明都御史在吳者。謀知秀吉沒。報告明主。明主大喜。舉朝相賀。於是趣刑玠等。躡我軍。郭國安亦走告之。明群帥。群帥創新寨之敗。不敢進。當是時。我邦訛言。明大舉扼我兵歸路。德川前田二老皆欲親往。衆議止之。使藤堂高虎代之。來至行臺。得新寨捷書。乃止。而金山軍已從秀秋還。對馬清正。義弘次收兵還。行長亦欲還。而劉綎復

來圍之。清正與義弘返擊。拔行長。皆上舟。陳璘。鄧子龍。李舜臣。陳蠶。馬文煥。陶明宰等。以兵艦數千艘。要之海中。清正已去。義弘鬪且卻。至加德島。明兵四集於行長。行長厲士卒。止戰。會明人失火器。反中其船。我兵因奮擊。鏖其兵。斬子龍。舜臣來救。亦射殺之。進圍璘。幾獲之。而蠶。文煥。繼至。銃炮交發。盡焚我船。行長上一島。奪敵寨據之。明兵艦環守焉。行長乘夜獨遁。歸於義弘。義弘返。載其餘衆。與蠶。明宰戰。擒明宰而還。皆至加德。劉綎以生兵

來攻。義弘行長擊卻之。明軍不敢復追躡。我軍盡
達對馬。十一月。諸將整軍至那古耶。兩奉行迎之。
宜秀吉遺命。諸將皆泣。三成曰。公等詣伏見。當各
之國。來秋會同。以茗讌相招。清正曰。諸君好爲茗
讌。我守孤城七年矣。勞悴纔存。毋茗毋酒。當炊稗
粥答之耳。三成噉之。先是。行長德清正救順天也。
欲釋憾焉。清正曰。吾亦欲之矣。如子善治部。何自
是相讐益深。於是。諸將相率詣伏見。謁秀賴。諸老
慰勞之。令罷之國。以嗣君猶幼。國家多難。不敢自

逸。俟明年去。明年。大老奉行論征韓功。賜義弘以
公田在薩摩者四萬石。清正行長以下。得賞有差。

日本外史卷之十六終

